# 幾亭外書

# 幾亭外書卷十六目錄

## 易占驗


小序　先象後辭

記傳無兩爻四爻變証

晉文公貞悔同辭　舍爻從卦斷

時地事人四因　事有所宜占

遷葬父廉憲公　葬母戚宜人

病體无咎


幾亭外書卷十六目錄終

# 幾亭外書卷六

## 易占驗

平湖　屠象美
嘉善　周丕顯　仝閱

### 小序

易之初立爲占而已、其所括則遠、故以占爲易之一道、趨吉避凶、非聽於神也、以盡人也、循理致義也、占所不當占、爲迷惑之小人、當占不占、有大人而凶莽者哉、家有大事、如婚葬疾病、則

必占之非大事不占也既占不再三瀆也受命如嚮遂知來物聖人豈欺我哉緝其顯而微者會於篇弁以古事附以管見使習者得有徵焉

## 先象後辭

古今占易者皆主辭蓋象微而難會聖人繫辭焉以發揮象之理也既有辭占者遂執其顯易而不復占象然夫子固云言不盡意伏羲之世無辭唐虞之世未聞有辭夏商各自有辭則占不必辭辭亦無定也故六爻不變當以象爲主

兼推其辭然有三主象而置辭者無三主辭而置象者秦伐晉筮得蠱象云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卜徒父第云貞風也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遂獲晉侯象切而辭寬故置辭而三主象也然邵子以六十四卦分配八節十六氣則占卦又因其時如所占事近以作事之時爲主事遠而未定即以筮時爲主蠱大暑末五日之卦也過此則秋矣秦之克晉以秋風能隕山籜也若筮在春夏之交或用兵

以春夏則山卉得風而爾茂寧復用此斷耶卜筮之裁固非一道

記傳無兩爻四爻變証

兩爻四爻變者靜多取動動多取靜動取上爲極故兩爻變則主本卦上爻之變者靜卽下爲本故四爻變則主之卦下爻之不變者然六爻靜者一爻三爻五爻變者六爻俱變者記傳皆有其驗獨兩爻四爻變者不見載藉豈古人未嘗遇此與將弗驗故弗貴弗貴故弗傳與易者

變化不測之謂若獨此二變不驗又豈易哉或曰筮尚專此二變無專可尚多因方筮之時心存二三故古無其事善觀古人之所載者觀其所不載亦或一理也夫

晉文公貞悔同辭

三爻變者占兩卦彖辭而貞悔所重不同晉文公筮得國得貞屯悔豫司空季子曰吉皆利建侯其占雖驗然屯豫彖辭適同爾設有異何以酌之且屯變豫在前十卦內宜主屯爲占何不

辦所重也大抵彖辭異則悔貞悔之重輕彖辭同更悔貞悔之象如水雷屯上險而下動動乎險中故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蓋方求得國之日自立基業未遑芟除外難之象也變雷地豫上動而下順順以動得國之日征伐不庭四國悅從之象也文公求有晉國不能無動動不能無險而順動之象則俟他日以後悔今利動無疑此則得國之兆重在本卦繇如也季子之云抑其疏與

合爻從卦斷

五爻變者占之卦不變爻、魯穆姜以滛聞徙幽之日筮遇艮之八、史曰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隨元亨利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死于此矣。此五爻俱變、惟六二一爻靜也、艮變為隨、宜占隨第二爻、其辭曰係小子失丈夫、噫、如面折姜之滛穢者、艮可畏哉、史諱其醜、詭云艮之隨而姜卽隨彖辭爲斷、驗亦如响、蓋爻不可以該彖、彖可以該爻、猶辭不足以

盡象象足以盡辭義無足道者于其占也見易

時地事人四因

占所取有四邵子意言象數是也所取之因有四曰時地事人葢揲蓍與神對誠一而靈通出焉占之自我貫穿玲瓏乃有定斷浮以揲則帯靈也執以占則無斷也數曰積累之數在象後氣數一成之數在象前意言象皆生於數數無離時也意或兼言或兼象亦或錯兼亦或不兼各隨所重魏元丕夢登太武所築白臺四顧

不見人董道秀筮之曰吉不有喜色太武聞誅道秀不以憂死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道秀宜曰窮高爲亢亢龍有悔高而無民不可不戒則主安于上身全于下矣道秀反之能無死乎不論其所筮何卦而即夢象以推意主于正而已矣意也微兼象者也龍見絳郊得見龍在田孔成子立衛靈公元得屯之元亨言類也貞風悔山象也何謂時地事人秋風吹山故落其實春夏遇蠱占當有變此一

歲之時也扣門聞聲金短木長伯溫以爲求鋤康節曰暮安用鋤必求斧也此一日之時也鄧艾伐蜀遇蹇占者曰克矣而不還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二十赴舉同得乘馬班如一錡一鍁若家居者出自學宮之日乘馬逆之寓省會者非歌鹿鳴之晨則不乘也此地也易不可以謀險謀險則占吉而應常凶南蒯謀叛得黃裳元吉而以敗死占與其事反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也此事也易爲君子謀不

爲小人謀射隼於高墉之上御禦冦則獲爲冦則見獲君子與小人反也此人也故所取者四焉所因者四焉其理一而已矣或專其一或數者如環而不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事有所宜占

當爲則爲當止則止在我者斷之以義得則道行不得則道廢在外者聽之於命且行廢關世道而我何與焉是則行止得失有義有命蓍龜之設何用止緣人家如婚姻葬地之類朝廷如

出師致祭日時之類。不得不占。古人精於數學、人謀既定、必用占卜以決大疑、百不失一。今失其傳、純任相度選擇、心思目力、豈得不差。故求吉而凶者常多矣。古聖人明洞幽微、反不敢自任、必合之於鬼神。今人瞽惑昏迷、反自信無差。居然臆決、蓋不能言耳。非能占而不欲也。昔人謂爲兆稀者智、爲兆數者愚。然亦觀其所卜何事。若守義受命之事、問之於神則愚。使其當占而占、則固奉天時之深意、非愚也。朱子曰天下

吉有一種事、不得六月中看、正謂理所不能慮

置、

遷葬父廉憲公

己巳元旦、親筮廉憲公遷葬、得游雷震、未能全悟其旨、季春乃追解曰、春初長子攖病甚、筮意專在扶危、所擬之地、則在邑中、從未發葬山之志也、而卦遇震、震爲長男、其云不喪匕鬯、明示不死、心甚慰焉、又雷從地起、萬物從地倏起者惟雷、世間事從地倏起者、惟遷葬意象符合、遷

意決矣及形家至竟得杭山益悟先天之震在東北吾邑至杭則自東北而西南遠踰百里之外與夫子所云出守宗祀言言如响志未動而兆先示之當日所筮之地雖不用然因不用之地預告所用之山神謀鬼謀固有假此以呈彼者孟夏筮杭之天馬山擬獨葬父得地天泰意大欣慰解之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所以次履也坤爲地乾爲父父歸地中安葬得所之象子古父葬莫切於斯小往大來若于初葬則無謂

選葬則深嘗也。前葬地爲凶爲陰。慶之所往今葬地爲吉爲陽。用之而來。又蔡牧堂云、山水之裁成在人、大象所謂裁成天地、亦合窀穸封識之事、象辭象辭皆與卦象通。

葬母戚宜人

庚午孟夏、占餘杭天柱峯之北山南向之地、葬母戚宜人、因形家意別有主力、諍其不可、乃命筮曰、此地孤來、僻結、目前有退敗之虞、異時有銷歇之患。遇升卦、貞木也、悔地也、葬乘生氣、今

地中生木非柢入土而得生氣之象與木根入地以滋入爲生枝葉出地以上沖爲生惟入地益滋則上沖愈盛故木居地下而反爲升象也親體滋穩則子姓蕃昌象亦猶此其辭曰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大人大德之人也此地垣局不專名位當出人道德崇高大象云君子以慎德積小以高大惟德之日積謂之眞升大人爲大德明矣凡物亨以名位者小亨以道德者大更何憂恤疑慮足爲芥蔕哉從子至午爲

升地之子午以南北天之子午以上下用地明
天故不曰上行而曰南征南征者上行之別名
也升之事也福德之升如之吉孰踰焉合象與
辭神靈如面而形家終三王杭州白鶴峯下兌龍
東向之地并占之得歸妹之九二曰眇能視利
幽人之貞其象爲賢女不得艮配不能成內助
之功因吾家再世兌龍今加以三世則純用西
氣無從變化重複太過陰陽不配矣而所謂眇
能視者尤屬可驚葢此地兌體陡瘦不足復言

惟雙峯前峙、正朝空處明朗入目、而雙峯空外、復有低山蹲踞其間、微露一頂、狀若窺伺、地理書所謂探頭山、主出穿窬者也、假令穴果奇貴。亦生懷奸之盜臣、況穴賤耶、特抉眇能視之象。舉吾輩所懷而不敢斥者、畢辭破之。噫嘻神矣哉。合觀二象、明白切直、不涉影響、吉凶有眞、我以誠占、神以誠告、雖欲以私心客氣顛倒惑亂之、天其許諸、

病體无咎

丁卯元旦揲自占試事得復之上六云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揲大驚明旦復筮之日試事利鈍不必言矣將有家難耶抑身病耶得鼎之九二曰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明以病告明旦又筮之曰願棄功名絕應試爲一逍遙人得免病否得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已而就試頗利尋得病數旬乃起所謂不我能即小貞吉也至冬病甚余于戊辰南歸解之日筮

雖有三以初筮爲主用行師終有大敗十年不克征皆絕意進取之説也初筮專爲進取計而豈知得此重疾置情世榮專心養攝僅宜作一閑人盡違初筮之本懷則所謂災眚所謂凶止於此矣其象與辭原無死喪之患是卦也于求榮則爲凶于疾病則爲終吉就其嚴絕進取之意已知迍邅久而竟無大害矣只一卦可括病機不必復從病機占吉凶也雖逡巡牀蓐未能即脫然仰思卦象必起無虞庚午夏果愈

終

幾亭外書卷七目錄

舉業素語

小序　　用功二十一條
爲文二十三條　　遇合六條
觀文十三條　　附會元評例三條

幾亭外書卷七目錄終

# 幾亭外書卷七

## 舉業素節

平湖　屠象美
嘉善　周丕顯　仝閱

### 小序

余于舉業既專且久覺竿尺無窮眞與道通遡流窮源中人之分時因課子拈數語於壁上亦以自提其耳焉目凡四曰用功曰爲文曰遇合曰觀文

## 用功

目前延緩曰暫且無害豈知日復一日倏成歲年若能發憤之人其工夫須即日振作浮游涉獵曰不爲無益豈知本領未通毫無用處若能發憤之人其心志須即日精專延緩浮游二十前尚是習二十後便成性成性則難挽矣一生廢棄可勝悔哉

精神散無徵弗敗精神聚無鉅弗成散不特晏安飽食如一日之內既讀經又欲繙史又欲觀

世說小品又欲作時藝頭頭涉獵便色色麤疏此亦精神散也後生習某經且熟玩某經習舉業且專心舉業不必以學不博才不高自愧但去浮去雜其成立當在高才博學者之前異日讀一書必得一書之力為一事必奏一事之功恃才泛濫將貽後悔況才短而效為泛濫是少壯空努力也與無所用心者同歸

麤者漫然下筆謬誤誠多故時賢有認題之說題到方思思未必透透亦已晚故昔賢有看書

之說書雖看透未嘗親體終屬彷彿口手無味予所以復有心得之說心得則道藝不分我也古人也題至也未至也筆下也未下也一也大道一貫何敢輕言但偶遇一題覺生平實有體驗則此文必大快故舉業可以脩身可以見道曰如是臨文不須復致思耶曰曉暢在平時精微在臨事所謂慮而后能得正繇其大端盡其曲折凡事明勝暗閒勝急體驗勝揣摩

認題是舉業第一義然題如何認有上文者觀

上如仲尼日月也言高不言明上文丘陵卑也非賭也反照也有下文者襯下如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言化不言高下文立行來和化也非高也正照也有上下文者兼照通章如樂以天下是人主以之非籠統在天下上文賢者起下文好君終也行堯之行是自盡事親敬長之道上提孝弟下結歸求也無上下文者淨看本文切勿妄添蛇足勿強生扭捏勿別生見解如是知也只說知之本體豈可于夫子口氣中添出無

所不知節用愛人明明兩項豈可因一而字紐節人愛能行五者於天下註解極精乃認天下作外境反云靜存非仁流通於世境方是仁空門未來聖人安有此意況因病發藥與子張尤不對針非道弘人非字全不着力註雖有不能字豈可認煞道是何物須待諄諄辨其無能亦安有如此癡人望道來弘我世人于朱註極精確者多背而不遵偏不肯融其所滯無他緣心不慧故不平豈知心若不平愈不慧苟非虛衷

靜悟。兼求明人指點。雖欲體認。何時得明。聊括淺顯世所易知者數條指出。認題機括其淺微者不可拈亦不勝拈也。若輩當引而伸之。無疑起疑。既疑必悟。只味到書中恰好處便是超世話頭。若只依傍時文。真个十差八九。每見塾師。帖括是務。升坐講書。有如說夢。誤人子弟。可勝嘆惋。

聚談極害功程。凡年少喜談之人。都是浮淚不根。全無一點為己意思。或逞其記誦。或恣其臆

見縱或時時發問長者盡心譬曉彼唯諾如流更端不歇似乎穎悟過人鋒辯可愛其實胸中都不領會再加詰問茫如未問未答之初此大病痛百難一成者也今汝輩讀書除飲食之暇散步少頃將疑義各相質証餘時則各安几席以靜觀爲貴以默想爲功作文之日俟文盡成方可互觀若先成者急急攜從示人則未成者氣散而意亂平日披玩今古遇有疑義疑字特置一小册挨編月日逐時記寫飯畢相對一一

參考既明了者隨即勾去餘俟多聞廣記之士乘便請教如此此則實實擴充進益比相聚閑談者霄壤矣

文最妙惟二種非出于深心則天機所至深心者恒也天機者偶也才高而心專功熟時或得之一氣呵成無容點竄妙想奇局名言逸調具在其內百鍊不能及此日既過至明日未必然此題既畢易一題未必然故曰天也若穿鑿則與深心違苟且則與天機戾其原皆起于自恃

有自恃之見其文未有能至者也道心文心爲二爲一

文機熟出之自易但常才熟後止得常境異才熟後轉生異緒一以熟成套一以熟愈新此中光景全別所以熟後落筆仍須用力凝神勿以天然自喜每括一題每就一文躍躍新趣匪夷所思出人意外亦出吾意外若筆端無復變幻鬼神日異月不同處情想結構只與近來相似即套也非熟也又日新之義正爲此大抵一應

識詣上達無窮皆因熟後未嘗一毫放懈

文章知己不專在蘊藉得意處偶有未慊或吾所不覺或覺而未能改或吾所疑而未決其人能洞曉之點破之喜悅尤深識病既透便得改法眞猶棄敝屩而獲球玉是故眞知文者不專賞眞能文者不以人之善贊爲知通人心必虛不能不虛也狷人心必傲不能不傲也

作文者以習氣掩本性得失亂其中故也王司雖淺淺不同然無得失之念率性而觀則厭習

氣之雷同而取其超脫者超脫近于性也故士子趨時常腐擬得常失一時新氣已過我方從而摹擬之所以反腐既以摹擬爲事不得不逐時屢遷自已筆性終無得快時有何足醒人目豁人意所以多失

文嫩能使之老文淺能使之深文佻能使之莊麗學之功也老顧能使之嫩深顧能使之淺莊顧能使之飛動學之妙也後生致其功宿儒思其妙

舉業好名、最妨進步、或小試乞薦、或儕流標榜、或遠地交游、但得藝林熟知名姓、欣然自負、不知意味安在、却使本領全疎、吾見此輩多終身不售、甚或一見文宗、輒不利而返、是名實俱喪也、子弟但眞實用功、文業日進、秋春自至、果堪服人、名滿海內、視小試前茅、藝林騰檄、所得孰多、且名之爲物、豈容注意。果期不朽、即舉業造極、猶立言之一端也。況不求眞得、求虛譽耶。

臨場不須作文、有二種、一是鄧文潔者、施胸中

曠然無物、養之愈靜、出之愈神、了凡先生、親見其辛未臨場、默坐兩月、入場試筆、壓倒萬人、次則多做勤改、平昔工夫已到、臨場十許日、只須養氣保精、隨所喜好、或披玩已文、或諷詠舊選、但令氣不浮躁。即是吉徵。若後生工夫未熟、精力正強、難拘此例、臨場只應與平日一樣用功。所不同者。惟不當揀苦難題。極力造作、旣傷心力、反塞文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是最忌、蓋數日之內、難求進步。何必研精苦思。只須活其

筆機澄其心氣爾而年少工淺靜坐休息之說使心無着落反生妄想不如隨意拈題溫諷佳篇一二事覺有安頓倚靠處若素不用功此時急亦不得緩亦不得少年亦不得宿名亦不得本謬自棄何法可治鄙諺曰實病無良醫

有因子弟試劣詬怒不休予聞弗善也客問其故曰試不利者文嫉也文嫉者平昔不憤不專不恒不虛之故于試日何尤覩試牘而不樂見之晚矣況追其鈍而譴訶之乎向來何為此時

方覺爲父兄者但少俟遊專敎訓子弟習見習聞自然向上倘有未喻從容浸漬使其志趣常端藝文常進至于試牘則工力之驗於一日者也譬如勤農耘耔本在春夏特田畯于秋到觀成耳其常則勤農禾肥惰農禾瘠其變則勤或穫寡惰或穫饒可執此分褒誚耶子弟果能好學其試牘工固可喜拙特偶然拙而倖得賴在生平工而或失何妨再舉倖得宜加以勉勵或失宜慰以和言感憤譴訶甚不情也又無益也

何如慰藉與勉之後效可期識是道爲賢父兄體是意爲賢子弟

早成者大都一頓發憤晚成者大都分析用功人自十六七頗發英慧時筆鋒正銳墨氣正鮮勤觀勤作常如臨試大約半紀可登作者之堂每見士人常年優游臨場數月方自鞭策迫不能及鍛羽而還優哉游哉又仍故轍如是者數科計每科用功半年亦總有二三載勤劬矣只因不併在一時終于不熟不進較一頓併用悉

智天淵。此說出錢龍門切中晚成之病吾恨聞此遲二十年汝輩幸早聞之詎甘明犯況少年心不涉俗專功最易長而鮮涉俗者幾人日涉俗而日超然者益無幾人勞倍功半必然之勢望後堪懼撫今堪惜。

經義之必傳有三一曰符聖賢之旨。二曰自得。三曰有裨于世道人心。故可以覘心術與識見焉。才氣與功名受享焉。旨之不符縱有創獲祗自立論何取命題然衍本文傍註疏又非符也

心悟其微如面古聖而見其心曰符符未有非自得者也既已自得則裨世道人心在其中矣凡文非言性學則言政治非言人情則言物理中有精微達于手口讀者何處不受實益其自得而無關世道人心者小題中間有之然可以發童子之慧解達人之頤亦游藝之助也若脈法二言惟可神會文安安有脈題至則脈隨之文安有法意至則法隨之謂文之至者法脈自具可耳謂以法脈成大家何其隔歟于三者間得

焉于法脈合焉離焉亦足以不朽無自得而斤斤法脈法脈何物哉文生于題故符旨先之文貴有用故裨世道終之總以自得爲本一自得而兩者具在其中矣梁溪先生嘗語余云華鳳超不事鉛槧日夕講道研思及其臨文取素所體驗直書之爾今觀所作果皆不謬于題有警于世故自得者學人之說也脈法者雖極其變化不過文人之說也孰輕孰重何後何先

絜勝於人皆爲人所圍者也鄒昔人之案者莫

非拾昔人之唾而步其塵陰陽變化前聖之心能盡含其精蘊前聖之口且不能盡闡之也何況文人天雲之采日鮮地草之色歲變奚唾可拾則奚案足綵理吸群儒之粹詞奮才人之鋒自得無涯用之不盡隨命一題皆有無涯之精蘊采色焉自窮則文窮豈題能窮我哉意思在文前淵源在題前真得之士劈空結構同異皆可模擬之勞綵案之見總無着處必不得已寧模擬勿綵案模擬猶役於題綵案直役於人總

無真見則近肆不如近愼

數百年餘時藝登輔弼者莫少于楊成都莫艾於張永嘉成都居不幸之一而定策剪奸功冠近代永嘉四十七筮仕而遭逢特達罷鎮定祀強直不撓沒齒素滌他如于忠肅王文成無不從時藝出今世苦乏之才每嘆制科能消天下之心不知制科之意將使人凝神理義不分於支流技術之間所以專之非消之也人自鮮能為諸公而豈制科使然哉讀書時求明聖賢之意

爲文時研精覃思不敢戾聖賢之意此時體認以爲人心乎道心乎及登仕版忘窮經之心既已茫然忘之遂且悍然背之是其誤也以背窮經之本心而誤非以經術誤也果能窮經遇學問題必有眞意義遇政事題必有眞籌畫遇人情物態題必有眞議論謂制科不足育才者不窮理之人也謂制科不足辨才者不明理之人也

若眞心發憤勒限作文在家恐有事分心不如

出外若掛名讀書晏安度日出外越無人拘管。寧可在家此因各人性情不同病痛不同我亦近來悟出不如出外者常病也寧可在家者奇情也全在識而治之勿聽子弟自誤

在家息關有宜有不宜有益有不益凡人性情靜而勤者爲上智躁而惰者爲下愚一切中人則皆躁乘於勤懶乘於靜若性不耐閑坐之一室其精力自有所用則禁足爲宜若性原悠忽全賴警策鼓舞悄然齋房徑會度日則息關未

必有益總之須得良士夾持良士無他只是懶於馳騖勤於讀書作文耳得二三人相與閉門唱酬日新不腐麗澤之悅不可言喻雖有慵懶之性亦當油然並興只爲趨向才華兼長難得悞延爲戒孤陋是廿有十郎方有五桂業之難進豈獨汝曹罪耶

伊川先生言古人未聞以學道之故致損心成疾者舉業亦然若常年涵泳義理手眼不荒漸造漸熟安有過勞致疾之事惟是三十六箇月

中且游戲過三十月塲闈漸逼慌慌張張僅將數月工夫欲一齊了辦所以技難工而疾先作也只說病成于勤豈知原起于懶既已致病又不得不歇手懶之爲害循環無窮以懶始仍以懶終

懶人多病止因不立志旣爲舉業便是日用事體須打起精神日日有功方得心中快適心者氣血之主也快適則飲食夢寐皆有趣味氣血自然和爽若眈懶無功雖覺便逸素聞父師提

撕本心豈能盡蔽宵眠晝坐忽忽如失介介不安此一點不安念頭爲鬱滯爲焦煩鬱能損氣焦能耗血安得健旺故舉業雖小事其以立志爲主與學道同次則意興鼓舞亦能稍自振拔所患未必可長然勝於索然無興者從無一日之振拔也

爲文

文易起目無如發意意妙惟恐爲詞所揜孰肯餙之且餙所以求新若從不經人道過新巳極

矣其須詞幇襯皆是尋常想頭想既常而不餙
出手已舊其善于餙也一時亦新
新腐奇庸何從剖決句字末也局陣次也無議
論是庸是腐有議論是奇是新此其大要也悟
其大要則結構宜超得其結構則句字兼修但
不可倒認重輕倒用工夫耳庸腐者不足論若
喜誇新奇者或蹶世說或塡策料或用詩曲句
字或直杜撰惡言蓋緣才氣實凡意思實短姑
借此種供其咆哮自欺自誤予弟有此最爲下

流且作文誕謾無恥必非端士吾師伏波之戒
淺所不願見
彼題有彼題語意此題有此題機竅縱偶相通
亦復迥別此是常新不腐迭變不窮手段若自
成一副蹊逕題題扯入連讀數首便覺差厭非
但品陋投世亦未爲全
題有綱目爲文時有宜以目爲綱者如穆穆文
王節止其綱也九思章思其綱也倘從中出一
二句爲文便應從本題實字發意而止思字帶

見方切當起眼若仍守常法以止思爲主帶出本題則畧換文中字面上下諸句題盡可移用看同嚼蠟矣萬曆乙卯浙江出爲人君二句其中式者俱括君臣仁敬生論而重止者不收非謂止不應重一寬一切入眼之際喜厭自分主司何心勢使然也因題觀勢因勢作文此謂文心此謂明理

昔人稱時義惟一滾格最難蓋兩扇數段與長題題中先有轉摺起伏錯綜輕重眼明手疾易

可見長題只一句本無步驟首尾却須于文中自立步驟自成首尾所以前半最難且如起講虛則恐不切切不欲太粘虛矣切矣何由警策此一難也單領句無下處凡文有領則頭面開無領則眉目暈作者觀者錄而不覺此訣知者旣少知亦不得妥下此二難也提股極要議論竦特方聒目快心而議論須虛虛籠住題神未可正講未可發盡未可掀騰未可洩人底裡若徑用反法又淺小無趣此三難也小比上以承

提股下以起中股是自家言語中一過脉而一滚格實無脉可過吾見從來名程墨往往將題面填實如瞿文懿敬事後食篇申文定如有王者篇皆歷世傳誦不免此弊若爾宜名實比何名虛比此三難也其頗得法者如湯宣城維達衆吾從下篇小比云綱常名誼朝廷最重而登降上下臣子大閑詞句近實地步却虛其節近促其脉則緩在善觀之耳又許同安畏聖人之言會墨小比云君子曰聖人往矣而其緒言未

絕則千古曠而如新卽聖言亦無奇耳而其精義無窮則終身繇而不盡句句層卸圓轉有議論而畏字意隱含未露此虛比最佳者至于中股本無幻巧所患隨題敷衍全無咀嚼求新無策斜側割裂徒傷體裁能就其中波瀾警策斯美矣而亦有幻巧匪夷者不了是也此法著自瞿文懿敬事後食篇其中比但講敬事不及後食然本以後食爲輕且多講則近俗耳近世慧人祖其意而通之毎將全題之旨勻作十比然

此法最不易作因中比既欲未了則提比小比愈要虛鬆而後比頂接處又不可黏弄突兀章法極易平衍議論極難聳拔非神機大力安得恬淨中自起峯巒雖通篇到處俱有手眼然挽上生下訣竅反在中比是爲四難後比則潑心高才之士競谿見奇束則近時風尚以不竆爲貫非英雄束手處雖眞文章自有廻合歸抱詠嘆淫佚之妙于今利鈍未遑深論也大抵一滚格難在前半又難在每股起句順題則近衍用

㯄則易套。不順不㯄。渾渾發一精思如表之有。冒而通股曲暢之不然、或吐氣弘大。或發調鬆。鮮詩家所謂謝朓工于發端此每股之難也通。乎此一格之中實備衆格居恒玩想臨文體貼、久自當解、不能觸類、多說何爲、
脉者相生不斷之妙。千言一脉、通篇一脉、也然。析于言觀之處處聯貫則各處之脉具在其中。所以文章唯篇法最該括最與妙講之不盡昔。有人謂毘陵云、公文變化無方、一闔一闢耳毘

陵驚服蓋開闔與分合不同分合是題有對偶文中或分之或合之耳開闔乃文中遠近賓主活變處通篇前後有大開大闔二股有開闔一股內有上半開下半闔或上半闔下半開二句內有一句開一句闔就此二字已自無盡然篇法之妙實又有不盡于二字者大約更有四字曰正倒曰緩急毘陵復起應可商訂

脉理清楚故能變化縱横顛倒比比不同意不同法而合之如一言從前觀後如有源活水瀉

爲支流從後觀前如幹龍分枝轉作城郭若前後詞意重複相類正是頭腦不明把持不定多方照顧惟恐失之所以隨處雜糅耳知粘皮搭骨呅定一意者爲雜則知千變萬化隨意縱横者爲清只在胸中亮不亮

王子猷云何可一日無此君杜子美云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同一竹也何愛恨如是豈非疎秀爲美糾亂牽纏則惡耶文章發揮欲其森秀不[illegible][illegible]多致正如新松生意慨

恐不高若題中本多曲折切須抓要分明本無葛藤切勿強生串插如君子先慎乎德一節若槩言人土財用層層遞下則與通章絜矩上文得衆血脉不貫頭腦紛然登東山一章若隨本文節節自爲一意且茫然不知所謂此須握定肯綮徑提分明切勿加添曲折者也物有本末二句只宜依題楚楚自足鈎深時刻多因技窮將本末終始增爲八層混作一片如云本本末末終終始始此八之也本中有終末中有始二六

云此一之也雖苦心𢶏弄祗是學堂訓詁何關題竅何謂文心凡此等題皆須條直剖破就裏鑽研切勿自造葛藤捆縛筆舌其或犯之即惡竹耳大抵意曲必宣之以直曲而曲之鮮不爲拗緒繁必束之以簡繁而繁之鮮不爲雜文奇崛須勿至難讀森發須勿至凌雜其才薄而清者又如輕波冷湍非不嚼然沁人心眼然以容千鈞之舟則難奇而易讀者氣盛足以貫之森而不雜者前後淺深確有條理

聖心全無渣滓然確有眞宰所以遇事變化若神文家亦然古人所貴鏡花水月必有實解得處但用之虛融圓遠使無迹可求盡滓去而神存也若胸存鶻突故爲影似之言令其自解終不可得是直無神何名無滓且既已無神所留帋上者何物顧獨存滓耳所以天下假鏡花便是枯木朽株假水月便是汚流腐艸不如牡丹捧露爝火騰光猶實有華艷照耀處詩歌且然況于談經之文乎

文章高奇玄妙心浮者或得之高奇之或得也繇于才高若玄妙亦可浮心得者何故蓋玄妙與空虛近資悟過人雖終日馳逐而隨觸或開惟眞切精微之文非心靜必不能到心包才才不包心靜必高高未必靜總以好學爲貴

聖言常令作文忌露聖言常活作文忌然古大名家有此論亦從來會元衣鉢也然非至痛快不能含非至明決不能活後生且求痛快明決若作意含蓄必致悶人有心活絡必多騎墻所

失反在旨趣。不如一味痛快明決。所失僅在聲口也。就如爲人質直爲主。漸造渾融周旋爲主終成鄉愿。

文乾者大都不利、凡文着詞則肥、不着詞則瘦、肥而不利者乾也。瘦而利者潤也。乾與潤不關詞藻。是文家承轉筋脉處。如排偶太方。有參差數轉句而光彩頓流動者。琢削太嚴。有增減數虛字而風華頓掩映者。轉句虛字。豈助肥濃。只能使之潤澤耳。潤澤乃精神所發。若中實枯槁。

豈句字間所能轉移所以文章可肥可瘦決不可乾乾者瘦猶餓莩之色肥即近於行屍邪堪世用吾少厭人說乾每詰曰必須肥皮厚肉耶人亦莫能難若知乾是不潤非關不肥則信乎文家大忌也受用必短詎止不利

前半篇決要冠冕有典旺吉祥氣最忌煞風景酸措大話頭如近作端人也二句文開講便從邪人家禍機起氣象殊衰颯小題大做俗題雅做況題本大雅而反虛扯上文遠邀惡客耶大

雅二字自是立言作文正法所謂廟廊氣象君子風度非謂文章貴佞也正論徵規豈在粗露譬如一瑣事尊者偶問數人同對出厮役之口必將直陳本色入耳難堪出文士之口自然修飭而近文經有道之口更當涴婉而合道時義亦云所謂大雅乃就題所宜有者擴充之修潤之非强題所本無而爲寬冒爲脂粉也寬冒爲大不大而客脂粉爲雅不雅而游

舉業眞實得力固須多做尤在收將自非至精

至到安能日日神來篇篇稱意若隨手丟過空費此日心力矣明眼批抹隨即改作工而後已或過題情未徹技力已窮則不可強索致損心氣姑且放過他日觸發長進自有豁然解悟時或捨短採長或逼新造作荆山玉爲質琨珸刀刻畫造化在手又是一番樂處與向來技窮苦索之日意興迥然此是就一題中可驗前後之消長非多作勤改不知其味

文有整對而生動有散行而滯呆矯強與自然

之別也有淺而明有淺而晦了了與不了了之反也有步步擬虛而機塞有言言切實而致靈假步驟與實力量之差也只就行文用功功夫無處用只從下筆尋病病源無處尋相自然之勢因而導之則整散俱動矣果能了了于心則淺淺俱明矣熟後手圓則虛實俱靈矣

今日習氣有三種一是假造子書如顛如醉二是才短者粧嬌作雋自貴虛摹三是氣浮者麤談豪語自負雄駿若守其陳腐反無幾人人亦

不啻吾今特定新切二字爲救時之的新則陳言近套並從捐除直須濬發巧心不經人道切則一切假古色假摹神假潤論但不着脉者皆掃去無用矣直須洞達題髓目擊道存雖有至古至邃至靈至奇至高至華寧能出此但此二字最難兼到醫家稱切脉爲其親近臟腑淡徹性情文若依傍皮膚只是爬搔豈得云切所謂眞新爲是從來所未有若與理馳背人誰屑道忽爾創見不顧其安所以今人誤認不通爲新

或絕非此題話頭無端扯入或近似而非題本意翩翩發揮亦非習覩所以令人誤認不切為新究竟不通之根亦因不切但令必切必通即束手技窮無一過人語矣假如後生學力未足依此二字各隨所至皆可暢才情乘便利何苦泥塗其目魘迷其心撥狂子之餘唾適為過時之棄物耶

古取粹今取異古取滿今取縱古取七篇相稱今取首篇得力此五十年來之大較也粹者無

畔旨無險句無粗字引經語爲典雅插史調爲
風韻其創格造語皆弗尚也異卽吾所謂異思
異局異句也滿者邊幅弘敞氣勢蓬勃頗較長
短之形縱則少散句而多整句輕韻折而重鏗
鏘淺言以蔽之曰鍊詞而已矣然利鈍之數實
不盡然切响浮聲散句整句必須參差相間運
用得宜愈成頓挫排宕之妙何憂其弱若槩省
助辭勉求硬縱爲呆爲板致病良多且有意縱
有氣縱有詞縱置意氣而專詞句此一偏之見

豈大通之論哉。惟不宜用軟句。使通股少力。七篇相稱、自是涵養所致、蓋首篇原有十分力量。至後不減。若首篇便尋常無大過人處。後雖勻稱亦安足多。不如首篇警策。滿紙精光射人。而餘義條暢談洽。猶爲得也。循古人之法。重在受用其敝恐七作尋常。據今人之意。重在鋒鋭。其敝恐強弩之末。總之夙昔學問有一副徹底精神。則七篇中何篇肯苟且。一篇中何處肯粗疎。習慣成自然。雖使得意疾書。自然首尾通徹。未

嘗費力古今之目竝施當兼利而無鈍凡人作文至結尾處草率下一二語者毋發福不全受用不長如許同安盖未能免更有高才之士犯此病者往往不發且多夭算亦四體之動也一篇將終已不耐煩況能全卷貫徹乎況望其生平讀書細心體認乎況望其種種作事從容周密乎流落不發發亦不長自無足怪甚有一種人作庸孟題便云此充得第二篇第三篇過則已噫闇中衆尾不得已也乎居學習法上得中

篇篇求善猶恐失之先存此心詎有佳境獅子捉象捉兎俱用全力況指題作文本無兎象乎且總此識見精神總此詞華筆墨不知胸中何處另着一副文色工夫配在庸孟題上施用正恐此念熟存雖遇學論題極力搜求祇得剩語此則近來專重首篇之做使無識鄙夫無福下士妄生揣摩蹈賤相人天門而不自知也戒之戒之

凡錬詞着色潔然後華天際彩雲是也鮮然後

麗露中晨花是也運轉輕然後有力壯士舞擲是也若穠而得華焉而得麗重且遲滯而稱力者世無是物則知無是文

取脉貴眞行文貴熟眞可以槩萬情熟可以括萬變舍是而有所獨擅未有不交相勝者也夫文何可執也而曰眞不執之極則眞而已矣夫文何蹊逕也而曰熟化蹊逕之盡則熟而已矣立意圓融莫非執也力求超脫胸中每自成結構莫非蹊逕也隨題之參差文之變動而心行

乎其間

文或以氣勝或以意勝氣主活意主久沉深刻琢而元氣不洽譬若碎錦摘花故閃爍動人者氣也意在其中矣萬斛流泉若非意焉以宰之非變化不窮之意以筋束之則滔滔者何謂故世與世續令人咀探吟諷而不忍釋者意也氣在其中矣勝者所主不同也非相離也若青蓮純不用意安能使讀者飄揚欲仙少陵純不用氣安能使讀者悲壯激烈

文章最怕是隨題敷衍篇中有一股敷衍便一股厭人股中有一二句敷衍便一二句掃興然時文丟開題面懸空扯閑可厭尤甚須知敷衍之病何從來只爲有心照顧去敷衍之法何處用力只是一眼看定題意認得眞眞切切的的當當恁地放膽落筆決不浮游掉臂遊行決不馳背何須斤斤照顧題面則敷衍之病不期去而自去矣此方是縱橫自在此方是端本澄原譬如對人論事主意欲如何遠近開闔無非合

到此意上豈必頻頻直說本意方得不差倘主意先糊塗則開戶便有脫腔之語使聽者不知所謂自顧亦覺離根不得已屢將本旨直直敷陳敷陳處只成膚淺畧變換別語時又不着題眞無可奈何也療疾者本而兼標易效標而忽本少功

作史者動則可傳史記之傳最盛動極也文情動始能動讀者之情班椽次之以其嚴而動也三國志又次之以其簡而動也魏晉以下無聞

焉歐陽五代史亦動是以動人作史寧不密無不文寧文采不艷無情不動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非艷之謂也風行水上渙至文存焉文止在動處耳時藝亦然專以機情生動為貴動則不復論邊幅多亦動人少亦動人動則不復論着色濃亦動人澹亦動人動則不復論想路淺亦動人淺亦動人分量不同同歸可喜每見修兒扃戶苦吟盡日結構不勝戛戛其難畧悟此意則難變為易遲變為速苦變為樂矣

因勤得樂因樂益勤

遇合

文章遇合眞有神機此日與酣才滿外人訾議不害遭逢此日機澁與沮外人稱賞不免淹落盖外人以意爲目常以成心失之場中以目爲意適與作者自動之神暗通呼吸間耳至于此日意與何以分盛衰文機何以分靈滯則天行乎其間不可爲也然平日功夫綿密臨場心氣翕聚風簷下筆綽乎有神若場前浮昏懶散或

喜交遊或尋花柳或羣飲號呶其自負高明者或應酬雜著總之氣奔心放入闈試筆妄希神到豈知心靈先閉物莫助靈故不可爲者此日也不可爲而可爲以平日養此日也

文之最妙者心忽然而動文忽然而成非吾所能主也顧素造不深不熟此忽然者奚繇來是不能主者吾實主之從心不踰安知事變若何但隨應隨妙繇平日義精仁熟當其時則不自覺也妙文之忽然而就當其時亦不知所以然

而然此必遇之機也若苦心結撰才竭文工將有天然者踞其上

異思異局異句合乃成異彩彩之異非可易得也場中最忌在套顧見奇處意最重覺套處意反輕何以言之意因于題不離本旨而能發前賢所未發世有幾人人有幾篇以此言遇譬如飲必中冷珠必驪頷玉必和氏取人則太刻自強則苦難但能出以異局佐以異句即化腐爲新矣所惡於套恒在局法句法之間味此機者

謂文以穩貼爲貴此特歲考錄科之說蓋二三取一其背謬者既多穩實敷暢即得優等場中約五十人抜一而所試士皆督學較過荒背已少人人相近卷卷大同若意不殊特門徑不超詣法不新爽挺秀頭角于何見異而欲令觀者舍四十九人而獨吾抜也其可得耶小試喜穩暢大場忌庸套使一人易地而觀反若著素而不自知其勢然也故去套二字爲鐵門關爲玉鑰匙但所云套亦自多變如題易平衍則平衍

爲套題中易着氣槩或易布淋漓或易涉夌雋或易粧虛摹則舉士子所自喜警策處快心處傳神處皆習氣皆濫套皆厭態也不決然割棄別黜境界何以軼羣致勝耶未涉世紛未飽帖括直吐靈氣此境自存或着力洗刷剗換此境亦致若欲異彩非眞有心得未可易言誰則能此亦不必能此所以後生筆尖色鮮肯綮半離半合或漏題所應有或發題所可無時幸而得套淺也老學自謂題所應有無不恰有然筆類

色暈則此正是極套處往而屢蹶套潑也套有潑淺得失或異況不套耶況異彩耶世稱必售之文爲穩然不異則不穩愈異則愈穩以異爲穩者今世之風氣也從理得異者今世之真才也欲穩其登進不知異其文章則愚好異其文章不能異其本領則陋

蚤發之人必聰明内藏語言少發他人中年受磨鍊後方得此收斂氣象彼生而得之或曰士不鬱不發彼蚤發者何鬱焉夫彼非不鬱也正

以能蚤鬱耳益鬱之象爲懣塞鬱之意爲沉含凡觀子弟英氣逼人必中歲成名者也內明外暗必夙成致遠者也此遭逢享受又有不在文藝而在器識者成之有道務本則識湲識湲則器大器大則才藏爲後生者不可以不知不知則攖疾爲先生者不可以不知不知則無藥

腕下作文欲緩中急妄想不生天機忽湊一氣呵成職此之故場中作文欲恬中閒心氣不迫力量自足以其翕聚而加從容羣英俱俯職此

之故、若總下放懈、則遊思妄想、從而闖之、場中意思怔追、則力量必大減、減三之一。猶足競逐。減三之二。自知無幸矣。下筆天機。明明可信。學問思辨、皆爲篤行設、舉業亦有學問思辨焉。凡爲作文設。作文乃其篤行處。有學問思辨而懶于作文。則皆虛也。若剽竊是務、並未嘗有學問思辨之勞、往往倖得者何故、蓋其用力至早而近實。主司但觀其文。苟非慧眼。誰能追辨其所從來。文僅入彀、或亦收之、眼高手生、百不售

一昏憒而妄作百不售一苟且而輕作百不售一手生者即懶作之人也妄作者不知其苦不解模倣之人也輕作者自謂出其粃糠足以揮斥風雲者也場中所靚只憑筆底手腕無靈吾夙昔眼界高處從何出現至若題情文境秋毫未知貿貿冥行翩翩自喜斯為下流固無足論惟輕作之士或實負捷才但以奪于旁嗜苦于研思欲以緒餘姑了舉業之債豈知舉業何物英才潑造未窮其底安得以緒餘了之粗心而

得至精之理涉獵而成信手之拈則是不操而存舍而不亾理不錄心文不關理雖自蒙以虎皮孰不窺其羊質怨天尤人何嗟及矣故有幸售之淺予有屢詘之高生譬諸不著不察之行習猶堪對人大徹大悟之空談臨事必敗知行並進才養俱到而不售則萬萬無有曰如命何日候至而文妙此命之附人事而見者乘時決之十得八九縱失一二但不放懈終亦得之則是力勤藝進其命必通意沮心分其命必塞每

見姦作之人率云塲中閲文隨一時意興有何憑準甚則云文章有何工拙不過籠統寫就無不可取無不可弃弃即爲拙取即爲工嗚呼猶聾者不識天下之有耳瞽者不信天下之有目也所謂身既寡知惡人有學此正其一生迷夢自首淪落之繇推厥病根則因習氣汙下旣俗嚚抹煞學趣習市井氣開口常近市井習吏胥氣開口常帶吏胥習幫閑氣開口常似幫閑因而作文莫非此種文章病痛至此已犯第一

條欵無可救藥所恨此類自悞其身又悞其子弟又是非既昏漸喪羞惡往往披猖譁譟好廣其穢于交友子曰躁人之辭多詩曰有靦面目後生遠此當如鮑魚若初聞不知其臭便自身有汚下根氣當無緣入芝蘭之室也切切省之特著此條終遇合之說

觀文

作文易衡文難作文如治事衡文如知人治事則性所近習所閑各成一長知人則變態分量

至無窮也至難學也非大道之識靜極之心疇能不眩焉

經義之設非取文藻正欲觀人蓋謂是窮理修身之實學爲士子時有眞得爲主司時必有眞鑒凡文不繇剽放自得于心者吾以心迎之若非心得我亦讀其文而知其心之不存則文之有心無心莫非心也經生日日搦管其出手者已成習心然習心之外實無本心試觀倖倖好勝之人強言道氣而客氣終存其餘鄙陋者強

言高明浮游者強言收斂佞諛者強言直方意味不親首尾不貫自命文人之雄不知已披肺腸而授人矣此文章可以辨品識灼灼無疑又有能辨人幹理者能辨人爵祿者能辨人壽算者先正往往符劵若神然兩言握其要曰觀德以意觀福以氣

識見可借力量不可借如某題某解悟者獨得而聞者共竊之觀者不知為竊也竊其解矣而臨文下筆精神變化倍蓰百千是力量不可借

也故但以解定文章受欺必多若中解而文工是其識力俱至非竊可知也題題有獨得篇篇有會心非竊又可知也所以解高而文劣明眼弗收解常而文優明眼弗棄向者薛方山先生督學浙中每命一題必主一見士子相聚揣摩是科榜出其優等得雋者絕少以名公而負失士之望蓋有成心則揜其目力重假識見則失真才情也先大夫嘗述一事云萬曆丙戌一舉子素擅時名適尊親爲大題未就見鄰屋各經

一友文佳徑錄之二卷並上王文肅取彼棄此其評云以予之才自足一瞬千里而孟義竟同書湯七號何也其人憫恨而卒苟且盜襲自非令器然他人必兩卷並廢而文肅辨其孰爲自撰孰爲襲人非慧眼能之乎文同且然況于僅同其解以較薛公何啻雲泥

文之清濁不以濃淡論脈理如繭絲氣度如春風則着色雖濃猶然清也反是則淡而不離濁

文之厚薄不以煩簡論貌似臞而言外有無窮

之味緒若儉而氣脉沉深布置弘遠則造局雖簡猶然厚也反是則煩而不離薄此謂內外之辨

凡作文寬下和細入場雄猛寬下簡淨入場酣逸此是真才若平居苦掙大談場中墨乾筆縮便須反躬靜念向來假才假氣全靠不着必須設誠力學以充廣之學力到時真才自見然苟非至人入場之日分量必減如云雄猛酣縱旁觀謂勝於平生不知匆遽之時不暇和細故雄

猛之本色現不及簡淨故酣逸之本氣現畢竟是減非增也然到得此處已是八九分地位若場中七篇與窻下一二篇分毫無異方是極詣欲至此地非積久不能文章世貲何須論此但識此意可以自考可以辨人吾若自能是工夫慊處人或能之是精神與我遇處坡公到眼終迷五色之恨其可免夫

老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嘆知文者希惟能自信云爾然以實心實眼鑒別文章雖或

知之不深知之不盡不可謂不知有等浮氣耳食之夫心迷眼昧惟遊是借惟名是狥所暱即妍所疎即醜甚至高文老筆誤認後學所造則肆意譏彈新學小子冒入名公項下則奉爲襲珍一手一文而或瑕或瑜乍軒乍輕虞訥之所以見笑於張率也豈但文章無眞鑒直是習氣盤結靈明封錮諂傲陵援詭隨俯仰居心制行必多可疑今汝輩觀文勿先據其何人只就文虛心審察得其眞好醜處方于自巳去取有益

大抵貿貿記誦塞心者多了了簡閱啓心不少我無眞識莫辨衆文不遴衆文識亦不長此內外交養之法也但不爲浮氣所汨不爲時習所陷刻文中何嘗無性靈語要在能揀擇採取之一槩抹煞曰時刻不足觀則筆下日枯眼底日隘覛茫無心得者其受病似高其難遇爾甚吾十六七時蹈此病雖覺已遲今猶偃蹇後生可鑒吾即前車

今日閱文病痛亦有三種曰驚曰羨曰欺驚者

驚其假才思也羨者羨其一時之詭遇欺則受病之根彼醉夢耳實醒實覺何處着驚彼偶剏而倖獲倣其故步安見必遇而煩致羨祇緣心得旣淺通非大通切非眞切所以遭逢贋鼎炫燿徘徊久而習之衆復從而咻之遂不覺易其目以狗之驪其子弟之手以從之則惑之甚也心中了了實不受欺所以毫無虛驚亦無妄羨後生但精思勤作自家識力進一分便看破時流一分故知人不以人以天觀文不以目以心

與手

奇者輕平平者駭奇尖者厭重重者忌尖意在傍巳所長如此觀文徃徃得一而遺二奇者取平平者尚奇尖者尊重重者喜尖意在飾巳所短如此觀文徃徃得似而失眞吾于所長本未兼到于所短本非眞能也然必能而後辨兼而後解不亦難哉只虛心審視隨其與我相近相反如何談理如何運筆各無拂鬱各成一家皆足取資皆堪入選如此觀文則諸品畢彙眼界

日覧此實肄藝中知言之學問也可以自益可以不失人蓋觀文之法通乎學道知其所能如古人之至道未能而知如古人之體道

有決圈之文有決直之文有或圈或直之文有不圈不直之文子弟爲文每篇決直則敎難成矣每篇不圈不直者一生無進歩則敎莫施矣或圈或直者微倖聽一日之鬼神然其中分爲二種詞氣可觀理路浮駁僅足欺衆人則進而精之理淡味孤須待法眼則光而大之未有不

成者也非好學不能變化非裁成有法雖好學變化畧遲

大家雄才見清尖淡宕之文欣然嘉賞隨其成致無不曲收小才小識見大方則曰少尖側也見雄才厚力則曰少疎散輕逸之致也譬如黨人晏子不滿仲尼仲尼則不非黨人漢取晏子嗟乎文章才德孰非一機多非人者以巳格人者也多取人者以巳收人者也格人者似高收人者眞明

一品二才三福四素品謂察其心術趣向之正也才按其劈畫條理也學識在其中矣福權其受享之所至也素就一日之文而度其素淺深奇平隨套自得何所歸也如是則上得其用人遂其能

王文恪無大建明然守正不阿無忝舉業開山矣其文端以重鶴灘不覊巳甚今讀其文固小題才致非關理也荆川失足時輔姝爲可惜然一生編摩研究故其時藝精妙大抵皆宦稿所

得於讀書亦淺矣瞿文懿文以春容得名非有精心勁骨傳開其人頗亦類是惟近代湯許二人似與文反湯文恬細而性行滑險許文超逸而人近佻此息夫躬絕命王安石遣女詞一則高古特甚一則淡遠不凡而晦翁謂其與生平心術行事畧無毫髮相似者歟或曰湯文原有滑氣許文原有佻氣似屬耳食未見至當平心看之二人各有一得力處湯凡有奇妙必藴藉出之使如平常語令讀者徐醉而不驟驚許凡

有奇妙必信手出之使如口頭語令觀者易解而更無厭湯之鍊在不露針鋒許之鍊偏不假襯貼以蘊藉爲鍊鍊之至高者也以信手爲鍊鍊之至異者也皆荆川所謂鍊格者至其與人不相肖亦有故焉湯是變塞許是精神不徹文章理到必傳精神團聚必傳唐設律賦無理可厭又此外科目尚多衆人精神不萃故雖存而不顯制義闡發孔孟脩身治世大道又獨重獨行舉一代知慧聰明之人聚精於斯後世必

存其尤另作一種文字看不至湮廢明矣王錢唐瞿湯許六人已占最勝起闔闢之法者王也窮闔闢之變者唐也錢以摹神瞿以雅度湯以體貼許以自在游行然總屬文人之致其于羽翼經傳發揮心得猶未極淡近世楊貞復識悟絕倫隨題標理似出六人之上微嫌有詮解訓詁氣而步驟變化之間未足厭文章家意也舉業雖小技論至此則大成之集亦難其人

附舊刻隆萬十四會元評例二條

一日三年之變

田沖夷雅粹中有雋逸之姿有疎宕之氣然似開發展舒之意烟霞山林之致稍勝鄧故變以渾厚穆穆雍雍清廟明堂之景象也繇是必開秀峯緊瀾之趣則孫出焉文患不緊然得緊又巳覺少隘焉仍以逸宕蕃時時在田孫兩公間結構不乏也蕭則逸宕漸極如花之鬆如雲之輕微薄而傷于大李之平易通達雖文家不以爲神然實秉其運矣要皆流溢自然元氣隱隱

變而爲袁豖削其氣褊迫其體亦運使然陶之洗鍊原出於袁然善棄其短而用其長雖洗也有秀質在雖鍊也有渾融在古稱善學其惟斯人諸公皆有獨得絕人者未甚露也驚濤拍天奇花墮地獨闢景界亦待人豪也哉故變而有矣發洩太盡必返醇和湯又起而無蘊不奇無奇不平人於是知平者未始不可奇而取必於奇者奇猶有未至爾顧獨以精奥然不瑣碎故得之匯顧而有許猶夫匯矣之有湯也許最虛

楊最實氣機消長是亦其端施又以夷利不能盡虛可謂有其意者變之逆順大抵如此諸公皆逆變也惟馮變孫蕭變馮陶變袁為順變不知文自變耶作文者相效為變而得元耶抑定元者之操其變耶吾恐得元者或自出其不意其有意圖變而慕得者又未必元也百脈之變一脈之同知同知變天工在人巧中矣

二曰認題作法二端

元之過人細論無窮大端有二曰認題曰作法

辨戊辰是知也一節子路信心不好學人也語之以好學未必能奪其信心之僻即從心上點示只去其自欺便是真能信心便是知既非墮空亦無支離矣田得此意舜其大知節雖問察隱揚執用支節旁午不過一樂取人善而已顏淵之仁亦曰執善擇善舜惟能知所以能好故曰大智田總揭一善字作主聖人之行不同也一節陶起語云論潔身於常人易知論潔身於聖人難知東云行無轍迹所以成其大道有要

歸所以全其高蓋孟子提出行歸二字正見聖人與常人不同處常人行事之表無復精神聖人淡遠變化有迹在彼而意在此不可測識者反易起庸衆之疑而來好事之口故特以此勘破之國有道不變塞非處通顯之地不改寒素風也若然一楊縮耳何當于中庸之強哉蓋致至臣時君子塞時之素心其用也必須堯舜君民如伊尹處莘野而樂道及用於湯則莘無道而治一德一心之交此之謂不變湯招有道發

擇抉其精髓是心足以王矣許文不講足王節講足以保民此皆得之認題者也何謂作法如甲戌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孟子爲見君驕士賤横分軒輊故以義一破之作者都提起敬上側形敬下以爲能貼題意夫欲破世俗之見而如此分別相形卽已自分軒輊矣程文股股合發所謂滚法也孫作法亦合此故曰作法之妙不外認題

三曰大結之設

制義代聖賢語以離為拙以合為工作者兢兢於違題之意而未暇出己見也別立己見則己意違矣題意反離皆為識聖賢本旨不出若體出本旨則題意便是己意違則俱違故於一篇之終復設大結所以繳案而表微何謂繳案文以題為案繳題案即自繳其文案也如訒言題結云托於訒者蠹仁反言之而理愈正若以遁理固不可繳何謂表微題有正解而衆昧者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明言自得不言無累甚

素位而行行字中實有體貼工夫如堯舜豈直
不以天下為樂便為富貴之自得必須唐虞風
動方是無憾即安顏子簞瓢自樂豈止不芥蔕
於貧賤患難如文王之羑里艱貞大舜之克諧
蒸乂夷狄如蘇武持節二十年方是素位而行
能自得之君子然文中順講自得而已不宜剔
破纔一剔破反傷渾融結云得者有得也非獨
無累之謂也是謂表微顯題之微即自顯其文
中之微此外又有別立論者如己丑畜馬乘一

節本意謂不可聚斂耳陶云隨取而隨費者猶散在天下聚而不散朽蠹在一身就聚斂之中又分等差以見財必不可聚可謂卓矣蓋大結之設所以觀識又觀養與致精竭之時更有餘事厭煩否乎苟且否乎經義之制莫奮於斯試看名公定無敗格

殘亭外書卷七 終